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老年群体思想发展与社会融入的机制建构与实践路径

冯慧敏

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4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5日

摘要

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度渗透与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叠加, 老年群体的生存方式、交往结构及认知模式正经历深刻变革。本文立足积极老龄化与数字社会建设的双重语境, 系统剖析了当前老年群体思想发展与数字社会融入过程中呈现的服务供给主体适配性不足、内容供给结构性错位、服务场域虚实割裂等现实问题。同时引入社会建构技术论作为核心分析框架, 阐释了技术、用户群体与社会环境在老年数字融入过程中的互构关系。从主体协同赋能、内容体系重构、技术场景赋能三个维度, 探索数字化赋能老年群体思想发展与社会深度融入的实践路径与机制建构, 以期提升老龄社会治理效能、构建包容性数字社会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

数字化时代, 人口老龄化, 老年群体, 数字社会融入, 社会建构技术论

Mechanism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Path of Ide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Elderly Group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uimin Feng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April 24, 2026; accepted: August 17, 2026; published: August 25, 2026

文章引用: 冯慧敏.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老年群体思想发展与社会融入的机制建构与实践路径[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8): 394-401. DOI: 10.12677/ar.2026.138571

Abstract

With the deep penet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superposition of the process of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the way of life, communication structure and cognitive model of the elderly group are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Based on the dual context of active ag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societ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the ideo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e elderly and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society, such as the lack of adaptability of service providers, the structural dislocation of content supply, and the separation of virtual and real service field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theory of social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s the core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explains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relationship among technology, user groups and social environment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integration of the elderly.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ubject collaborative empowerment, content system reconstruction and technology scenario empowermen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actical path and mechanism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empowerment of the elderly group's ide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deep social integr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governance efficiency of the aging society and building an inclusive digital socie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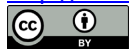
Keywords

Digital Age, Population Aging, Elderly Population, Integration of Digital Society, Social Construction Theor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与数字化转型相互交织的历史进程中,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社会形态,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老年群体的数字化生存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一背景下,老年群体既是数字技术边缘化的易感人群,也面临着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巩固自身角色定位、维系社会连接、实现精神富足的挑战。然而,传统的支持老年人社会融入与精神关爱的模式,在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借助数字技术赋能老年人更好地融入数字社会,在技术迭代中缓解其疏离感,回应其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社会参与和价值实现需求,已成为推进老龄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

国内学界对此议题的关注日益增多。周学馨等人(2026)在阐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时强调,要“加强老年人思想文化建设和精神关爱”,将其视为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1]。而数字化路径的创新性探索是当前研究的焦点,比如匡文波(2024)较早提出,应推动“平台适老化”与“内容适老化”同步进行,将主流价值内容嵌入老年人高频使用的应用场景[2]。华顺(2025)提出,有效的“代际反哺”是弥合数字鸿沟的关键,应通过社区和家庭,鼓励晚辈成为老年人数字素养和价值观的“第一引导人”。此外,培育“银发意见领袖”和志愿者队伍,也被认为是创新支持主体的重要方向[3]。喻国明(2023)指出,必须对针对老年人的“算法歧视”和“谣言传播”进行治理,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这是保障老年人数字权益、促进其理性融入的前提[4]。与此同时,国外对于老年学习与认知也格外关注。例如,Knowles (2020)的“成人服务学”理论强调了成人学习的自我导向性和经验基础,提示支持系统设计需尊重老年人的主体性[5]。Brashier & Schacter (2020)则从认知心理学角度解释,老年人因“知识积累

深厚但来源监控能力相对下降”，更容易轻信看似熟悉的虚假信息。这些研究为分析老年人思想融入的复杂性和必要性提供了科学依据[6]。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成功地将老年群体数字融入与精神支持议题，提升至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准确地揭示了数字化背景下老年群体面临的三重核心矛盾：传统服务模式与数字传播生态的脱节、老年群体数字素养不足与复杂网络信息环境的失衡、老年群体精神文化需求升级与服务供给效能偏低的落差。但仍然存在着重实践对策、轻理论建构，忽视主体性与能动性以及对数字技术应用的复杂性、人文价值与伦理风险反思不足等问题。本文立足于社会建构技术论的视角，以三大核心研究问题为导向：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老年群体思想发展与社会融入面临哪些突出问题？推动老年群体思想发展与社会融入的时代价值与理论依据是什么？如何通过数字化手段构建老年群体思想发展与社会融入的有效机制与实践路径？而此处的“机制”是指在社会建构技术论视角下，技术、行动者(老年群体、服务供给者等)与社会结构(代际关系、社区规范等)相互作用、共同演化的动态过程与内在逻辑。本文旨在构建一个技术赋能、人文关怀、社会支持三位一体的分析模型，以期为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老年群体精神文化建设与社会融入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提供兼具学理深度与操作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2.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老年群体思想发展与社会融入的现实问题

2.1. 服务供给主体适配性不足：相关社会群体的冲突

在数字化转型的深刻影响下，传统老年服务供给主体面临的结构性挑战日益凸显，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是服务供给群体自身在技术发展与媒介变迁中遭遇的本领恐慌[7]。当前，面向老年群体的思想认知引导与精神服务工作，主要由社区工作者、老年大学教师及相关涉老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承担。这一群体长期习惯于面对面、组织化、文本主导的传统模式，知识结构、技能储备与工作方法多停留在前数字化阶段，难以适应服务形态的变革。面对短视频、直播、社交媒体等新兴传播载体，该群体普遍存在认知不足、技能生疏、应用能力薄弱等问题。这一现象并非单纯个体学习意愿不足，更是系统性培训缺位、激励机制不健全与传统路径依赖叠加的结果。随着老年群体媒介接触向移动化、碎片化、视觉化转型，传统集中宣讲、纸质分发等方式的覆盖面与吸引力大幅下降。而具有潜在服务价值的数字化手段，又因服务供给主体操作不熟练、内容设计缺乏创新性、技术与服务内核脱节，常流于形式，严重制约了思想引导的有效传达与深度渗透。

比“本领恐慌”更为深层的挑战，在于服务供给主体与老年群体间的数字代际鸿沟。一方面，老年群体内部数字化分层显著。60至70岁的低龄老人多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活跃于微信、抖音等平台，构建了特有的线上社交与信息圈层。而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大多处于“数字边缘”，甚至处于数字隔绝状态，其主要信息渠道和社交方式仍高度依赖传统媒介与线下人际网络[8]。这种内部分化，要求相关服务策略必须具备精细化的分层设计，而非一概而论。另一方面，服务供给主体自身多处于数字认知的中间状态。这种状态使其在开展数字环境下的思想引导时，面临认知与共情的双重困境：既难切身体会高龄老人的数字焦虑，又无法像年轻一代般娴熟运用数字语言实现高效沟通。这种多层次的代际差异，导致服务供给主体往往难以精准捕捉老年群体在数字空间中的真实思想动态、情感需求与认知困惑。典型案例如基层社区的老年人微信群，本为信息发布与情感联络而设，却因社区工作者缺乏社群运营、信息甄别与舆论引导能力，常陷入无序状态，沦为不实信息与错误观点的扩散场域，反而加剧了老年群体的认知偏差与数字焦虑。

2.2. 内容供给结构性错位：技术框架的锁定效应

当前，面向老年群体的思想认知引导与精神服务内容供给，在形式适配性、内容关联度与时效性把

控三个维度上,与其实接受习惯和信息需求之间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错位,这种供需失衡直接削弱了服务的吸引力和实效性。

在内容形式上,现行服务模式较多延续传统的单向输出范式。线下服务活动中,常见做法是将书面材料通过集中宣讲、逐条领读的方式进行。此类安排,未充分考虑老年群体的生理与认知特点——随着年龄增长,个体的持续注意力和信息处理速度普遍有所下降,更倾向于具象、情境化、节奏舒缓且有一定互动参与的表达方式[9]。单调的文字宣读不仅难以维持其专注,也因缺乏视听辅助和情感联结,使老年群体处于被动接收状态,难以实现思想认知的深层加工与内化。在内容深度与题材选择上,供给端偏向宏大叙事与抽象概括,与老年群体日常生活的微观情境衔接不足。例如,在探讨社会公平议题时,若仅聚焦于抽象的原则阐述,未结合老年群体关注的养老金调整、医疗报销比例、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等具体议题展开解读,便难以唤起真实共鸣。老年群体更关注具体政策如何影响自身生计与安全保障,缺乏这种贴近性转换的内容,很难让其感受到社会发展的现实意义,进而影响其对所处环境的认知与认同。

相较于线下内容的适配性问题,线上内容的滞后与缺位更为复杂。受数字素养所限,相当部分老年网民对网络信息真伪缺乏鉴别力。在算法推荐机制作用下,老年人既往浏览偏好会被放大,使其反复接触同类片面甚至虚假信息,逐渐陷入封闭的“信息茧房”,认知结构趋向固化[10]。更值得警惕的是,在正向思想引导与权威信息供给未能及时、有效占领老年人数字空间的情况下,各类非主流乃至有害信息借机填补空缺。近年出现的一些以“健康讲座”“养生交流”为名的线上社群,表面传授保健知识,实则掺杂虚假信息、夸大社会矛盾、煽动负面情绪等内容,对老年群体的价值判断与社会认知造成持续性侵蚀。

2.3. 服务场域虚实割裂：异质性技术的并存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持续推进,面向老年群体的服务场域慢慢从传统的单一物理空间,拓展为实体场所与数字平台并存的复合场域。然而,当前面向老年群体的思想认知引导与精神服务实践,仍普遍存在重实体场域建设、轻虚拟空间布局的倾向,致使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服务资源配置失衡、衔接不畅,呈现出明显的割裂状态。

线下实体服务虽具备直接互动、氛围浓厚等特点,但其局限性亦十分突出。首先,物理承载能力受限,社区活动室、老年大学教室等常规场所容量通常在几十人规模,面对数万常住人口的大型社区,单次活动的实际覆盖率极低。其次,参与门槛受客观条件制约,部分老年人因行动不便、居住偏远或出行成本较高等原因,难以稳定参加集中活动。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身体机能受限群体,在高度依赖现场参与的传统模式下,他们事实上被排除在服务体系之外,形成了实质性的服务覆盖盲区。

线上虚拟服务在理论上能够跨越时空限制,为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信息接入与服务获取渠道,但在实践中仍面临组织性与情感性双重短板。一方面,网络空间缺乏稳定的制度化动员与管理机制,老年网民多以松散状态存在,服务供给主体难以对其形成持续、系统的引导与支持,部分老年群体容易游离于正式服务安排之外。另一方面,远程交互虽然提升了信息传递效率,却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面对面交流中的非言语线索与在场共情,而情感共鸣与信任关系恰是思想认知引导与精神服务实现效果的关键中介。

3.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推动老年群体思想发展与社会融入的时代价值

3.1. 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共识的内在要求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不仅是关系民生福祉的重大课题,更是关乎社会长远发展与稳定的重要议题。老年群体是社会发展的力量,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历史性贡献,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与经验智慧。然而,步入老年阶段后,个体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变化:社会角色随职业退出而调整,经济收入

相对收缩,健康状况逐步衰退。这些客观变动极易诱发失落、孤独、焦虑等消极心理体验,倘若缺乏及时、正向的思想疏导与价值引导,负面情绪可能转化为对社会现实的误解、对公共事务的抵触,甚至演化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因素。

在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推动老年群体思想发展与社会融入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通过系统、适宜的服务引导,有助于帮助老年人保持思想认知的与时俱进,理性看待人生转型与社会变革,自觉抵制网络不良信息侵蚀。同时,通过培育积极健康的老龄观,引导老年人主动调适心态、发挥余热,实现从“被动养老”到“积极有为”的角色跃升。当广大老年群体能够准确理解社会发展动向、有序参与社会事务、合理规划晚年生活时,他们便不再是单纯的服务对象,而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参与者和共建共享的主体力量。因此,推进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老年群体思想发展与社会融入的机制建构与实践创新,是提升老龄社会治理效能的内在要求,也是凝聚社会共识、维护社会长期稳定和谐的重要抓手。

3.2. 优化网络信息环境与降低社会风险的必然选择

随着数字基础设施普及与终端设备适老化改进,老年网民规模呈快速增长态势,已成为网络空间不可忽视的用户群体与信息传播节点。这一庞大群体不仅基数可观,还展现出独特的信息传播特征:对熟人社交圈层信息信任度较高、内容分享意愿较强、信息扩散链条相对较长。一旦卷入负面或虚假信息的传播网络,极易放大社会影响,增加社会风险管控难度。

网络空间虽是虚拟场域,但仍属于社会治理范畴,绝非监管空白地带。若放松对老年群体的思想认知引导与信息素养培育,既可能导致该群体成为网络谣言、伪科学信息及金融诈骗的高风险受害对象,也可能助推负面情绪扩散,干扰社会心理秩序。近年来,多起涉及老年群体的聚集性舆情事件背后,均有不实信息在网络发酵的因素,凸显了加强老年群体思想引导与信息管控的重要性。

推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老年群体思想发展与社会融入,关键在于主动布局、前置介入,提升正向价值理念与权威信息网络空间的可见度与影响力^[11]。要通过权威信息发布及时澄清模糊认知,借助理性讨论引导公众情绪,用科学理论与理性思维塑造良性的舆论生态。此举既是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提升数字生存质量的重要内容,也是维护网络空间清朗、夯实社会和谐稳定思想基础的战略举措,事关社会治理现代化与社会长治久安。

3.3. 满足老年群体精神文化需求的现实路径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条件改善,老年群体的需求层次正经历从生存型向发展型的结构性升级。在基本物质保障得到满足后,其对精神文化生活和自我实现的追求日益凸显。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系统化的思想认知引导与精神服务,凭借其内容体系的完整性和价值引导的深度,在回应老年人高层次需求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优势。

第一,正确的思想认知引导与精神服务有助于重塑积极的老龄认知与角色定位。传统观念中,老龄化常被简单等同于衰退与负担,老年人多被刻板视为依赖型群体。通过系统的思想引导与价值澄清,可以帮助老年人理性看待生命周期规律,确立“积极老龄观”,这种认知转换是激发内生动力、实现老有所为的心理基础^[12]。

第二,多元化的思想文化服务能以多样化学习实践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依托理论学习、专题研讨、文化交流等组织形式,老年人在知识更新中保持思维活跃,在社会参与中感受自我价值。这种融思想性与互动性于一体的活动安排,能够有效填补退休后的精神空缺,提升晚年生活的充实度与幸福感,其作用难以被纯粹的娱乐活动替代。

第三,全链条的人文关怀服务有助于构建支持性的老年社会关系网络。数字化环境下,虚拟社交虽

带来便利,但也可能挤压现实交往空间,加剧老年群体的情感疏离。思想认知引导与精神服务活动通过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参与平台,创造稳定的互动场景,帮助老年人拓展交际圈层,建立基于共同学习与价值认同的互助网络,进而在集体归属与情感联结中缓解孤独感,增强社会支持与归属感,全面提升其心理福祉与晚年生活质量。

4.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推动老年群体思想发展与社会融入的实践路径

4.1. 主体协同赋能：构建分层培育与跨群体协商的服务体系

针对当前服务供给主体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出现的本领恐慌与代际认知鸿沟问题,需通过系统化的能力建设、跨界协同与精准化管理,构建适配数字场域、贴合老年群体需求的专业化服务体系,提升服务供给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一方面,建立分层分类的常态化培训体系。针对社区工作者、老年大学教师等主体,由相关民政或社会服务部门统筹制定年度培训计划,实现培训的系统化、规范化。将培训结果纳入绩效考核与职称评聘参考指标,以制度刚性破解服务供给主体学习动力不足的问题。上海老年大学的实践为培训体系设计提供了具体参照。作为上海市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基地,该校聚焦人工智能、数字摄影、数字便民、智慧医疗、智能家居生活等主题,依托“智慧生活体验教室”,组织开展智能技术系列培训 64 场及人工智能专题报告 1 场,线上线下活动惠及老年群体近 1.9 万人次,入选“2024 年上海市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典型案例”。其经验表明,将培训结果纳入绩效考核与职称评聘,需配套实体化的教学场景与系统化的课程模块,方能形成可持续的能力建设机制¹。

另一方面,实施基于老年群体分层的差异化服务策略。针对 60~70 岁低龄活跃老年群体,重点强化线上社群引导,在微信群、短视频平台设立由培训合格骨干担任的管理员,每日推送生活百科、权威辟谣与正能量案例,组织主题讨论,将自发形成的线上社交圈转化为有管理、有温度的交流空间。针对 80 岁以上高龄数字边缘群体,保留线下宣讲、送学上门等传统服务方式,同时推行“代际反哺”计划。“蓝马甲行动”的开展有利体现了这一计划的有效性。该项目不仅以标准化方式融入社区治理体系,更在医院、银行、营业厅等多个社会场所设置数字生活体验点,通过模拟诈骗场景进行手把手教学。同时助力组建“蓝马甲”志愿服务队,培育“银龄数字体验官”队伍,形成覆盖多场景、多代际的服务网络²。

4.2. 内容体系重构：打造适配老年认知的数字化内容供给体系

针对内容供给与老年群体需求结构性错位的核心问题,需对服务内容进行全面重构,以视听化、精准化、融合化为核心方向,构建适配老年群体认知特点、贴合其日常生活需求、回应其精神文化诉求的数字化内容供给新体系。

第一,推动服务内容的视听化转型。老年人的认知特点决定了他们对直观、生动、情感化的内容接受度更高。因此,要摒弃长篇累牍的文字报告,代之以“微课堂”“情景剧”“银发网红”短视频等视听形式[13],将社会发展理念、社会正能量、科学生活理念转化为符合老年群体认知习惯的视听语言。在视听内容制作上,要注重“短、频、快”。短视频时长控制在 3 到 5 分钟,符合老年人的注意力规律,保持稳定的更新频率,形成持续的信息供给,快速回应老年群体关心的热点问题与认知困惑,提升内容的时效性与吸引力。

第二,建立“算法推荐+人工干预”的内容推送机制。针对算法“信息茧房”问题,必须主动介入算法逻辑,建立内容推送的双重机制。一方面,利用大数据技术对老年群体进行精准画像,推送差异化的

¹<https://www.shlndx.com/2024/1220/c9868a148244/page.htm>

²<https://www.sgpjbg.com/baogao/984931.html>

内容产品。例如，对农村老人重点推送乡村振兴、惠农政策等内容；对城市退休老人重点推送社会保障、社区治理等内容，通过精准匹配提升内容的针对性与吸引力。另一方面，必须建立算法“防火墙”和人工干预机制。这一机制的有效性已在平台实践中得到验证。通过建立算法“防火墙”，对老年用户群体进行精准画像与内容过滤，同时辅以人工干预推送权威信息，能够在技术层面构筑安全屏障，从根本上减轻老年人对数字环境的焦虑³。

4.3. 技术场景赋能：构建虚实协同的智慧服务空间

针对服务场域虚实割裂的问题，需充分依托数字技术打破时空限制，推动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深度融合，构建全域覆盖、场景丰富、体验友好的虚实协同智慧服务空间，为老年群体拓宽社会参与渠道，搭建思想交流与价值实现的平台。

第一，建设无边界的老年终身学习服务平台。整合老年大学、社区服务中心、开放大学等资源，开发老年人专用的学习服务平台和智能终端，具备适老化、多元化、互联互通三大核心特征。在交互设计上，遵循适老化原则，界面简洁友好，支持大字体显示、语音输入、视频通话、一键呼叫等功能，契合老年群体的操作习惯。在内容供给上，涵盖历史人文解读、法律法规、道德文化、健康养生、数字技能等全品类内容，满足老年群体的多元需求。在场景衔接上，打通平台与社区、家庭、养老机构之间的连接，实现服务内容的全场景覆盖，让老年群体无论身处家中、社区还是养老机构，都能便捷获取服务内容。

第二，打造沉浸式思想文化体验场景。单纯的信息传递已经难以满足新时代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诉求，需依托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开发适合老年群体认知特点与身体状况的沉浸式思想文化体验产品。例如，设计“历史记忆”VR体验项目，通过虚拟场景还原重大历史时刻或传统技艺场景，让老年群体获得深度体验。开发“时代变迁”AR互动应用，通过手机扫描即可实现老照片、老物件的立体呈现，唤起老年群体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在产品开发过程中，邀请历史专家、文化学者、老年服务专家全程参与，确保内容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同时充分考虑老年群体的身体状况，避免过于刺激或复杂的体验设计，兼顾技术先进性与人文适用性。

第三，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互动服务模式。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并非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共生的关系，需设计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互动服务模式，实现“线下体验、线上延伸”与“线上学习、线下交流”的有机结合。福建同播云课堂的成效数据为融合模式提供了实证支撑。平台累计注册用户突破10万，月活跃率达18%，老年学员接受度与满意度超85%，尤其青睐“能见面，也能回家复习”的混合模式，平台已汇聚各类优质教学视频资源388条，并保持每月新增15条以上的更新速率⁴。

5. 结语

数字化浪潮与人口老龄化双重变局之下，是推动老年群体思想发展与社会融入成为新时代老龄事业发展的重要任务，更是构筑积极健康的数字文明、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社会工程。本文围绕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老年群体思想发展与社会融入的现实困境、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展开系统探究。研究发现，当前老年群体思想建设与精神服务实践，在服务供给主体适配性、内容供需结构、场域融合效能三个方面面临系统性挑战。第一，服务供给主体的本领恐慌与代际认知鸿沟，反映了传统服务范式在数字场域中的结构性滞后。第二，内容供给的形式固化以及与日常生活脱节，难以匹配老年群体的认知规律与精神文化诉求。第三，服务场域的虚实割裂，导致线下有限覆盖与线上松散低效并存，无法形成协同服务合力，难以从根本上缓解老年群体的数字焦虑、情感疏离，无法满足其社会归属与自我价值实现的深层需求。

³https://cssn.cn/skgz/bwyc/202504/t20250409_5867404.shtml

⁴https://www.ndrc.gov.cn/xwdt/ztzl/ylyx/dxjy/202511/t20251114_1401632.html

这些困境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矛盾：既有的服务理念、组织模式与资源配置，尚不足以支撑在数字化转型与人口老龄化交织的新环境中，有效实现助力老年群体思想与新时代共同发展与价值重构的核心目标。

回应上述挑战，需超越“技术工具论”的简单叠加思维，要以社会建构技术论为理论指引，构建一个“主体-内容-场景”三位一体、相互建构的实践机制。一是推动服务供给主体的能力转型，通过体系化培训、跨界协同与老年分层施策，打造适配数字场域的新型专业化服务队伍^[14]。二是实现服务内容的供给重构，以视听化、精准化、融合化为方向，构建适配老年认知、对接日常生活、回应精神诉求的新型内容生态。三是深化服务场域的技术赋能，建设虚实协同的智慧服务空间，打破物理与数字的壁垒，实现服务的全域覆盖与沉浸式体验。其最终目标，是助力老年群体在共享数字发展成果的同时，实现思想认知与数字化新时代的同频共振，完成自我价值的重构与精神世界的焕新。

展望未来，老年群体的思想建设与精神关怀工作，应置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数字社会建设”两大社会共识的交汇点上进行前瞻布局。这一过程不仅是数字技术赋能的过程，更是人文价值回归的过程。唯有坚持以人为本，在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寻求平衡，在制度保障与社会支持之间形成合力，才能确保亿万老年人在时代浪潮中思想不褪色、精神有归宿、生活有尊严，从而为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深厚而持久的“银发”力量。

参考文献

- [1] 周学馨, 吴波, 朱文艳. 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制度: 理论基础、演进历程及战略启示[J]. 人口研究, 2026, 50(1): 104-120.
- [2] 匡文波, 姜泽玮. 人工智能时代网络文化的变革与治理[J]. 新华文摘, 2024(23): 109-111.
- [3] 华顺. 电商直播新蓝海: 中老年用户消费行为与市场策略研究[J]. 新闻研究导刊, 2025, 16(16): 253-256.
- [4] 喻国明. 元宇宙、游戏与未来媒介[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6(3): 114-117.
- [5] Brashier, N.M. and Schacter, D.L. (2020) Aging in an Era of Fake New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9, 316-323. <https://doi.org/10.1177/0963721420915872>
- [6] Knowles, M.S., Holton III, E.F. and Swanson, R.A. (2014) *The Adult Learner: The Definitive Classic in Adult Education an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Taylor and Francis.
- [7] 冯培. 克服观念错位与本领恐慌促进思政服务“合力建设”[J]. 中国高等服务, 2005(6): 22-23.
- [8] 李怀, 李庆龙. 数字边缘群体融合数字情境的行动研究框架[J]. 青海民族研究, 2025, 36(4): 112-122.
- [9] 胡先进, 张红洲. 老年人常见心理活动过程和行为特点与对策[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05(12): 1578-1579.
- [10] 渠润泽, 徐敬宏. 解构“信息茧房”: 算法、用户偏好与信息生态的动态交互[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6, 33(3): 46-70+157.
- [11] 李恩. 网络空间价值引领的困境及其破解[J]. 思想理论服务导刊, 2025(3): 152-159.
- [12] 魏郁颖, 田雪莹. 基于传统文化的积极老龄观践行研究[J]. 老龄化研究, 2023, 10(4): 1152-1157.
- [13] 曹书乐, 王心路. 跨越鸿沟重返舞台: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银发网红”平台参与模式研究[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5(4): 162-171.
- [14] 刘伟杰, 魏志杰. 数智空间思想认知引导与精神服务的话语境遇与创新路向[J]. 思想服务研究, 2026(3): 28-35.